

# 张笑天文集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# 张笑天文集

短篇小说卷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笑天文集·短篇小说卷/张笑天著. —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2. 9

ISBN 7-206-04058-6

I. 张… II. 张… III. ①张笑天—文集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8713 号

## 张笑天文集(1—20卷)

---

著者	张笑天	封面设计	尹怀远	为民
责任编辑	包兰英	责任校对	陆雨	

---

出版者	吉林人民出版社	0431—5649710
	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)	
发行者	吉林人民出版社	
制版	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	0431—5637018
印刷者	长春新华印刷厂	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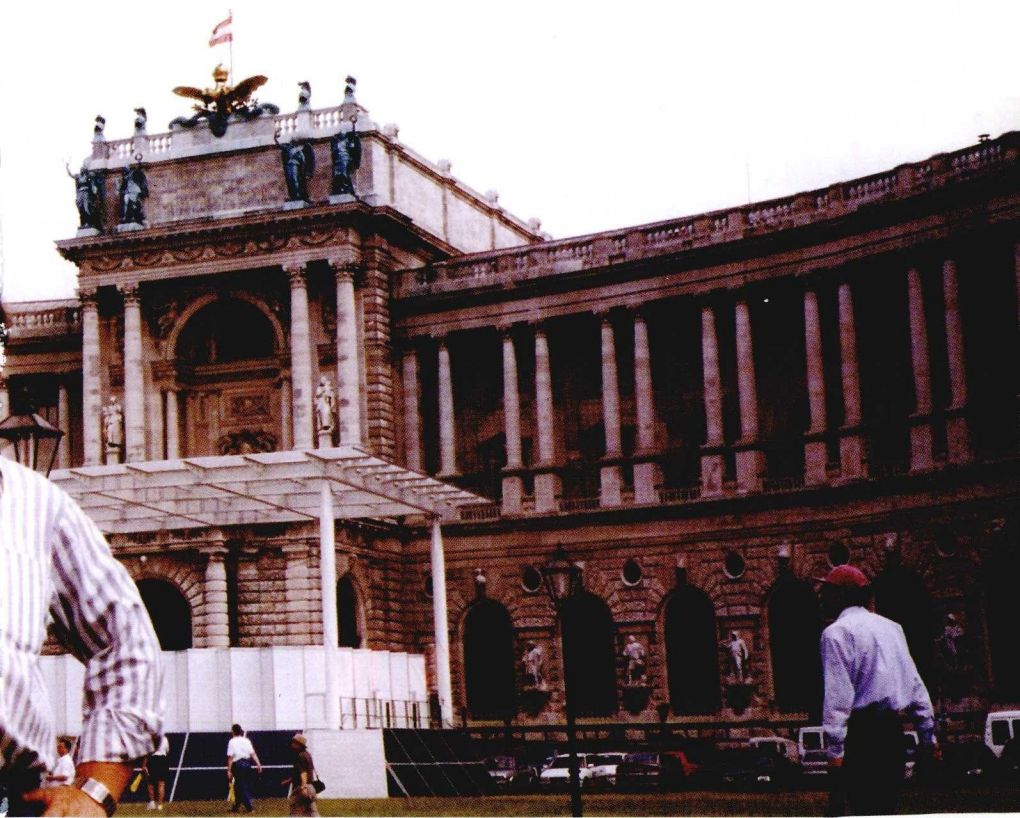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	850 × 1168	1/32	印张	435.75
版次	2002年9月第1版			
印次	2002年9月第1次印刷			
字数	11320	千字	印数	1—3 000册
标准书号	ISBN 7-206-04058-6/I·239			
定价	1380.00元			

---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工厂联系。



昔日的奥匈帝国宫，今日的总统府。奥地利是音乐之乡，国人以此为荣，却矢口不谈这里是希特勒的故乡。而德国人总念念不忘，法西斯的头子其实不是德国人。





在俄罗斯鄂毕河上垂钓。不过陪同的俄国作家萨沙说，今天鱼儿休假，没有上钩的义务，难怪一条钓不着。时在1991年8月31日。

海牙国际法庭今天休息，大门紧闭。在强权时代，这法庭的公正令人置疑。时在1998年7月14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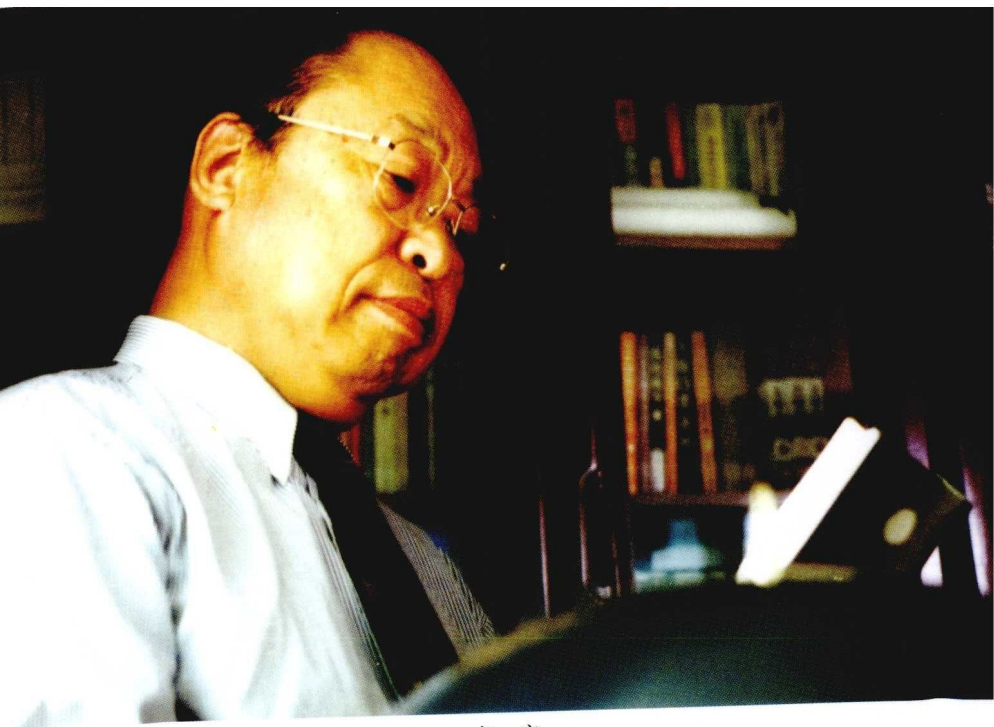




2001年12月与荣高棠在海口合影。文集中凡与官员以及中央领导的合影一律不收，有拉大旗之嫌。荣高棠不在此列，他是中国电影基金会的名誉会长，半个文友。

电视节目主持人突然让我讲话，事先并未告知，即兴讲起长白山脉从靛鞑海峡、库页岛、张广才岭，一直延伸到山东的泰山，其主峰为长白山，故而人杰地灵，这正契合这台电视晚会的主旨：天南地北吉林人。时在2002年1月。





书 房



# 自序

我喜欢喝茶，近来偶翻有关茶经的书，上面有这样的说法，说人生有如饮茶，第一杯是青春，甘甜；第二杯是奔波劳碌的中年，苦味甚浓；喝到最后人也老了，茶也变味变得涩涩的了。

如今我已步入耳顺之年，在经历了梦想中的甘甜和奋斗过程中的苦味之后，也许剩下的真的只有生涩了。但不管怎样，甜果也好，涩果也罢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播了种总是要收获的，这样看来我将文章哀然成集也就不能算是厚颜了。

这套文集中收录的全是我的文学作品，但没有包括电视文学剧本，尽管它有五百多部（集）、几百万字。电影剧本我也只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。何以如此？我一向以为，影视作品一旦问世，就不再是作家一个人的作品了，它早已荟萃了导演、演员和诸多艺术门类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，你很难说它是你一个人的作品。而只有摆在书橱里的文学作品，那才是你所专有，打不上别的标签，不论其优与劣、好与坏，你都得认账，你尽可以敝帚自珍，与别人无涉，苦乐甘甜自得其乐。

人都是要做梦的，尽管每个人的梦不同。梦既是荒诞诡谲的，也是飘忽不定的，聚则成形，散则化为乌有，有的时候梦也

能尘埃落定，哪怕是在贫瘠的土地里植根。为了我的色彩斑斓的文学之梦，我付出的代价几乎是我的生命。在我的梦伤痕累累已到了“谈文色变”的地步时，我结识了李守田，他和我一样，也是语文教员。此公有才华，文学功底厚，不过有点桀骜不驯，我曾在板报上读过他的旧体诗，才气四溢，有一股小县城盛不下的气概。于是我赋成一律给他，迄今犹记得有“常慰谪仙居隔壁”之句，他立即回了一首，有“愿同黄宇学敲钟”之语，诗文往来，我们由神交变成了知己，可能是物以类聚吧。

那时正是我梦魂失落的时节，我在大学读书时写的36万字的长篇小说《白山曲》几乎断送了我，“一本书主义”、“白专道路”的帽子压得我抬不起头来。而彼时的李守田却在自己砚田的两亩三分地里有滋有味地耕耘着，他劝我不要气馁，不要指望一鸣惊人，文学既然是爱好，就让它如润物细雨悄悄地融入你的生命当中，这样你便没有烦恼了。这话打动了，使我重又编织起了自己的文学梦。

世事浮沉，春光易老，转眼间40年过去了，我忘不了敦化这座小小的山城。1965年我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《种瓜记》，以及70年代初那不能署名的长篇小说《雁鸣湖畔》，今天看来，也许算不了什么，但在当时，至少可以证明我可以吃文学这碗饭，并为我开具了走向文坛的通行证。

歌德曾经说过，我不应该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，还应当归功于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情和人物。我需要做的事，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。他说得多中肯啊！多少年来，故乡和第二故乡的风土人情、山川地理不止一次地重现于我的作品当中，那些感人至深的人和事，那不时地搅扰着我灵魂的栩栩如生的人物，他们才是我的一切。有人说，真正有素养、有天赋的作家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，常常有如含羞

草。这种说法肯定不会为大多数作家认同。写了几本书便急于出文集，便去翘首诺贝尔文学奖，他们不会有这种感觉的。

我从不敢说我的作品有多大的价值。我一向宣称，我的作品只能做到有限的真实，尽我的能力就是了，我做不到天马行空。也许几十年后的读者会视之为垃圾，我只希望至少不全部是垃圾。我担心那些过分看好自己的人们，他们的作品会不会比我的更要速朽。如果读者以及后人能从我的文字当中看到一颗真实的灵魂，我就很满足了。

我一直庆幸自己拥有一笔财富，这财富不是金钱珠宝，而是坎坷的经历，甚至包括灾难。养尊处优和平静的象牙塔里的生活，对于作家来说，并非幸事。人的一生是由无数坎坷的链条连接起来的生命轨迹，这链条上扭结着的所有痛苦、挫折、彷徨、迷惘、欢乐、成功，这些构成了人生命的乐章，也是我作品的精髓所在。

但人生是短暂的，每个人都势必留下生命的轨迹，作家的轨迹便是他的作品。一字字、一句句、一篇篇，铺就了作家的人格之路。肖伯纳曾经说过，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，而是一支暂时擎在自己手中的火炬，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，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。借用现在一些人的说法，肖伯纳称得上是有使命感的人物了。综观历史，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的传世之作，有哪一部是只关注自己私欲的写作呢？我不敢说我收录在这里的作品都肩负着多么伟大的使命，我只想告诉我的读者朋友，我和我的作品都是真实的，这就够了。

我从事创作以来，经历过许许多多荣辱，有笑脸、鲜花、掌声和奖杯，也有铺天盖地的声讨挞伐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我视之为平常事。我最欣赏这样一句话：温不增华，寒不改叶，宠辱不惊。我以为真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并不容易，这十二个字是对自己

一生的诚勉。托尔斯泰把一个人比成分数，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，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，分母愈大则分数值愈小。一些平庸且把钻营术带到文坛的人，他们毒化了风气神化了自己还嫌不够，还要让他们的神话不朽，这很可悲。

我实在不敢过高地估价这套文集。我写了不少作品，但我从来不是登堂入室的大家，也从不被评论界的巨子们青睐，也不存非分之想。写作之初就是一种爱好，后来逐渐成瘾，欲罢不能。既然从来没人逼你舞文弄墨，种种磨难都不能令你却步，那么，你就该无怨无悔地在爬格子的生涯中去寻找你的乐趣，而其他的一切都是身外之物，计较它做什么？我常常去工厂、农村、学校，在各类人群中碰到我的热情读者，他们给我的笑容是最灿烂的，我很满足。我为他们而写作，为他们而活着，值得。历史、读者是最权威的评论家！

《老子》曰：“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”不知你观察过没有，婴儿出生时总是握紧拳头，而撒手人寰时却是松开手的，这大概就是先哲们说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来由吧。那你还争什么？如果发明黄色火药的诺贝尔地下有知，他必然有双重的苦恼，他的发明被后人驾轻就熟地用来杀人，并用这笔钱去诱惑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文人们无法安眠，他会作何感想？

这套文集共 20 卷，凡 1 200 万言。如果没有杨海泉、荀凤栖、蓝军、周殿富、胡维革、包兰英以及出版界朋友的鼎力支持，是不可能问世的。他们是这项浩大工程的奠基人，借此机会一并致谢。

曾有朋友劝我找一位文学大师替我作序，这当然是一番美意，20 卷本的一套文集不算小举动了。但我怕给大师招来非议，自己也不愿背上拉大旗作虎皮的骂名，想来想去，还是我自己凑上几行字聊以塞责吧，这样一套大书岂可无序！

写完了上面的文字，又觉淡泊无味，不知所云，但总归是我想要说的。读者想吃瓜，也不必听卖瓜人吆喝，故而这序也就不怎么重要了。

但它仍然要作为不可少的序点缀在卷首。

张笑天

2002年6月18日于长春

## 底 色

### 荷花是怎样染上淤泥的

1957年夏天，北京举办了一次油画预展，以便从中精选出几幅去参加威尼斯国际画展。

初出茅庐的17岁女画家、中央美术学院一年级学生游墨染的《摇篮》，立意独特、构图讲究、着色大胆、写意浑厚，获得了独岫群芳的好评。

但在排列名次时却叫人伤脑筋。因为应选作品中，还有一幅《东方欲晓》，是美院副院长李匡时教授的大作。他向来负有中国油画鼻祖盛名，历年参加国际画展，他的作品都毫无例外地领衔独尊，素有“中国达·芬奇”之美称。

尽管李匡时对于高足的成功沾沾自喜，但当有人提议把《摇篮》推居首位时，他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了。

权威的脸色有时就是一种权威的力量！于是，几经磋商，就把游墨染的画“减等处理”了。虽则好多评选委员感到不够公平，但料想17岁的小姑娘不会去计较，高兴怕还高兴不过来呢。

岂不知，游墨染身上那种孤傲、清高的秉赋，竟然比老艺术家还重要。况且由于幼稚的偏见，她总觉得直言是美德。如果说

从前她的直言还只是有点讨嫌，这一回却是恼人了。

游墨染公然指责评选委员会不公平，“画以人贵”。当然，不会因为她的意见而改变“成议”，结果，游墨染一气之下，竟然撤回了应选作品。

李匡时以指导教师的身份，把游墨染叫到工作室去，批评一通，要她交一份检讨书。在他看来，树不剪枝不成材，天经地义。

游墨染倒是按时交了卷，但不是“检讨书”，而是一幅水墨丹青画，画的是一枝亭亭玉立的荷花，旁边题了一行草书：出污泥而不染。

这不明明是在对李匡时示威吗？她竟用起宋代周敦颐《爱莲说》的典故，以荷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风骨自比，讽刺、抨击李匡时。

盛怒之下的李匡时把游墨染的明志画交给了院党委书记，就出国去观光画展去了。

李匡时的本意是要给她点处分，煞煞游墨染的傲气。哪料到，这张画一交上去，就由不得他了。

在李匡时出国的日子里，一次党委会上，党委书记端出了游墨染的画，他声言这是一幅向党进攻的黑画，游墨染居然把自己比成高洁不俗的荷花，岂不等于把社会主义比成污秽的烂泥塘吗？

世上最容易画的是鬼，因为鬼谁都没有见过，可圆可扁，就如同有些随意捏弄别人命运的人一样，无论怎么荒唐，都可以从圣经上找到根据。应当说，在审定游墨染够不够右派时，党委成员中是有异议的，但一半以上的人主张“掐尖子”，这是说给某些对尖子惋惜的人听的。有人还暗示说：罂粟花因为太美，常常使人忘了有毒；河豚肉因为太香，往往叫人丢了性命。

其实，游墨染的事不能算偶然，即使她没有这张画，在内定

名单上她也早就排在右边那一行里了，她太好提意见了，平时人们可以说这是骄傲，而此时，却可以作任何解释。有什么办法呢？连上帝也未必喜欢听逆耳的话呀！大概这就是小画家真正悲剧的起因吧。

当游墨染的定性材料批下来的时候，李匡时刚好从国外回来，他找到了游墨染的寝室。

天真无邪的少女正在作一幅油画《北京之春》，她左手托着调色板，右手拿着画刀，嘴里还哼着小曲呢。

李匡时腋下夹着一本《欧洲五十年代油画选集》，笑吟吟地看她作画，好久没有惊动她。李匡时在艺术上造诣颇深，在政治上却不过是幼儿园水平。他只想他自己的逻辑。在他看来，一帆风顺成就不了艺术巨匠，古往今来，凡是有成就的文学家、艺术家都碰过壁，只有碰壁才能发奋砥砺，才能专心一致。

他终于亲昵地叫了一声：“小游，你过来。”

游墨染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扔下调色板，欢快地从导师手里接过那本珍贵的油画集，翻弄着，给李匡时鞠了一躬，笑了。此时，她似乎早把同老师怄气的事忘到脑后了。她顽皮地一笑，手往鬓发处一捋，却不料抹了一脸油画颜料，更显出了她的稚气和无邪，她搬了个小方凳，说：“先生，您坐！”

李匡时掏出手绢，替她拭掉脸上的油画色，爱昵地说：“你这小鬼，傲得可以呢！我涂到画布上的油彩也能刮下一卡车，我还得夹起尾巴做人呢。”

游墨染歪头一笑，露出一对可爱的小酒窝，抗声说：“那，你们不公平嘛，不兴人家提意见？”

“又来了！”李匡时绷起脸来说：“你记住，你最大的敌人是你那张嘴——爱提意见的嘴！懂吗？”

游墨染摇摇头：“不懂。”

李匡时叹口气说：“听说你要被划成右派了。你不改掉这个



骄傲、抗上的毛病，还要犯更大的错误。”

游墨染毕竟是孩子，当时学院第一批右派分子名单尚未公布，她根本弄不清右派的概念是什么，也许是一个什么处分吧？等到获悉右派是和反革命同一概念时，已经迟了！

她要被押送到乡下去劳动改造。爬上汽车时，她这才大声哭叫着：“我不再提意见了，我不骄傲了，我改……还不行吗？”

汽车卷起一阵烟尘无情地开走了。

烟尘后头，孤零零地站着老泪纵横的李匡时，他的心也碎了。应当说，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要比游墨染早半月。他到处奔走呼号，试图替他心目中“久后必成大器”的艺术天才辩护，但却无济于事。院党委书记警告他说：不要忘记，凡是同情右派分子的人，也是右派！

从此，李匡时缄默了，时常闷坐流泪。他心目中的彗星陨落了，只留下了闪光的一瞬。闪光以后，眼前比原来还要漆黑。

## 艺术的翅膀还能飞起来吗？

生活的天平有时候并不公允。

当游墨染一昼夜之间从美术学院高才生的宝座上跌下来的时候，用绚丽的彩虹搭起来的艺术桥梁在她面前折断了。她哭，她喊，她咒骂，用她这个年龄所独具的反抗形式发泄着内心的愤恨和不平，甚至在改造期间她还公然敢说院党委抓右派“扩大化”……，这一切招来的是更加猛烈的批判斗争。

她绝望了，不再哭，不再闹，她不得不认真思索一下了。她每天从地里荷锄归来，总是呆呆地面壁出神，她好像突然长大了好多、好多……

在人们眼中，她是敌人，开初她还昂首挺胸，借以表白自己的委屈，当这一切努力只能招来改造日子的无限度延期时，她屈